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佟阿紫

佟阿紫，楚人也，幼失怙恃，孑然無棲止。年□五，隨戚學貿易，走魯之登州。戚病，佟日夜侍湯藥，歿則盡以旅囊市具，厚殮之，泣求客之楚者，附舟回。臨別焚楮，誓曰：「阿紫從君來，不克送君返，敢有侵吞分文者，鬼且殛，神且誅。」誓已大哭，聞者流涕。然佟由是竟因為丐。會海濱飛來村孝廉郝隱，義而攜之回。顧佟貌修整，性靈敏，勤於事，得人憐，村之巨室，咸招阿紫司奔走，以故傳食得不餒。久之，得隙地，結茅棚，如斗大，外繚土垣，中種蔬果，漸免托沿門鉢矣。巨室欲豢之家，不可；欲配以婢，亦不可，告眾曰：「男兒不能自立，何以家為？倘荷諸長者蔭，亦非終歌《朝雉》者。」

一日，抱甕倦臥井畔，聞雷聲殷殷，知山雨至，蜷伏棚底。至晚，雷益迅，雨更急，電走金蛇，鼻灌透硫磺味。佟伏地自陳曰：「某年甫□八，無愧怍，唯撇父母墓於鄉里，清明無一盂冷麥飯，寧上蒼欲擊吾頂耶？」突霹靂震山嶽，若有巨物，骨冬墜中庭，意為雞爪尖喙者無疑。瞑目待斃。久之，雷收聲，而雨亦霽，濕雲縷縷裹銀蟾，攸明滅。瞰菜畦，果有一物，黑摸索，觸手軟膩，燃火照之，則一端正好女子，衣樸素，盡沾濡，鼻端有喘息，胸前尚溫暖，唯昏昏若睡，呼不應。大懼，反肩短柴扉，衝泥走告郝，不深信，言之確，遂起，遍告村人，邀往觀其異。每人篝燈，明若晝。比至，則女子已蘇，嚶嚶細泣，大眾環視，秋波灼灼，無一語。

郝命人扶入棚，即藉阿紫短榻上眠。眾席地坐，詢之，女自云郝姓，小字五銖，所居為極大村莊，居人甚伙，距郭甚遙，實不知隸何郡邑。多兄弟姐妹，唯己恒得父母憐。是夕，正衽阿趾後，入己房間，頭忽眩暈，心雖了了，而耳鳴如鼓風濤，身輕若御雲霧。旋更昏瞶，比蘇，則不知何故至此處。眾觀其裝束，若吳趨，聽其口音，若山陝。問伊父母名氏，搖手示不知。問可否婚聘，亦搖首示待字。郝喜曰：「我同宗也，但若是，則何法為爾寄音耗？」女子哭甚哀，郝憐而止之，與眾耳語瑣碎者久，告女曰：「此為佟郎居，彼此怨曠，天涯海角相遇，乃鬼神撮合，雷霆主婚，僕與汝同姓，論年齒可為吾猶女，擬遵天意，以汝妻佟郎，可乎？」女翹首四盼，郝急推阿紫，示之曰：「是兒雖貧，量非終於貧者。」女睨之，意似許可。佟面赭流汗，向眾力辭，郝曰：「癡男子常守鰥耶？天意已定，違恐不祥。」村之父老，釀資謀花燭，頃刻得五□金。夜向晨，村婦咸至，爭出衣裙釵鈿，為女助妝。妝竟，美麗絕倫。小市酒肴，即日合盞。明日，女親詣郝，蔭膝下，作螟蛉女。郝疑女必頃佟郎貧，久之，竟伉儷，日夕同操作，辟索分節苦。

一日，夫婦攜鋤刈蒿蔴，忽見兩金鶯戲於庭，倏上下，鳴且舞。女戲以竹竿仆擊，墜地沒。掘尺餘，即得黃金二餅。佟欲易以市田宅，女不可，曰：「貧人暴得大財，徒取禍耳。郎盍走他郡，學賈，數年歸示人，知富之有由來。妾甘為郎守■作生活，量不致餒。」佟遂泣與別，往告郝，亦深以為然，並自任照看女。

佟徒步游江南，詣皖之鍾離，遇甄叟，巨商也，凝視其相，詔曰：「君當大富貴，奈何草衣芒履掩人目？」佟遜謝直陳，乃延歸，授以白鏹五百金，曰：「且之江南學負販，無論何貨，第運之，虧不汝怨，盈則除母分子金。」佟過江，思販豬利息厚，遂投牙行，以五百金全作孤注。兌訖，白足走泥淖，行至江口，正喚渡，忽有放飛炮者，豬驚逸，盡入蘆葦中，呼之不再出。痛哭欲覓死，又戀五銖。無已，吹簫乞吳門，忽遇同鄉李叟，詔曰：「子何一寒至此耶？」泣告以故。叟笑曰：「子真商賈中之難推者。凡運白，必須先豢犬，彼項掛鋼釘皮圈者非歟；豬偶有逸者，嚇犬銜之回。若全賴人力，宜其憊也。」贈五□金並假兩黃犬，馴且猛。即日代運豬數□口，囑且渡江試為之。佟拜辭，偕盧令往。重至江口，心方惴惴，忽天大雷雨，江波如山，晝昏黑如夜。佟癡立雨中，聽豬自竄。比雨霽，則豬皆烏有，僅兩犬在焉。憤極，返江店，出資飽餐，並以甘旨餵犬。店主人問將若何，佟作恨聲曰：「此番當深入叢莽，窮搜之。」主人搖手曰：「莫孟浪，此中有巨蛇，曰蘆鱗，力大能噬人。且江州沙軟，多坑陷，墜則死矣。」佟曰：「寧入鱗腹死，不以失信生。」卒往。

至則犬斷牽奔入，佟無導引，唯蹲而待。少頃，乃犬聲咿咿，豕聲呦呦，呼號震江水。霎時，群豕魚貫出，鵠立俟，若就拘束，不敢動。視之，其數較前所失者□數倍，而且肥膩茁壯，其值約五千金仍有餘。念天欲暮，兩犬始流汗出，血滿口陷。適江船泊五六隻至，急驅渡江。蓋船即江北豬行來迎客貨者。頃因翠華南幸，豕價大昂，故逐於江滸耳。比抵北岸，堅坐待價，牙曰：「再遲則殆矣。」佟不聽。明日價更增，三日後，佟心怯，售之，得八千餘金，存金更粟帙，潛往鍾離告甄叟。

自佟去後，伙人咸云佟遁，叟不以為然。至是佟歸，益張筵酬之。筵畢，呈粟符，並白顛末。叟笑曰：「君亦太稚氣。前豕既逸，亦何必乞不歸。然子所遇李叟，尚欲見之否？」曰：「正欲白主人酬所假。」叟笑呼：「□八字，可出晤佟家郎。」叟出，即李也。大驚，視犬更雜眾犬中，若叟家素豢者，益駭。少頃，恍然悟，蓋甄叟早知佟事，故遣李送犬與金耳。明日，盡以七千金假之，副以幹僕，囑再之楚，曰：「遇貨即運，無不利也。」佟往返二次，獲數萬，兼以楚無親族，函父母骸骨歸。再詣叟，曰：「可矣。」分子金與之，尚五萬有餘，欲妻以女，辭曰：「家有糟糠，且別已三載，不欲效薄也。」問何如人，述前事，叟驚曰：「其面龐團白，眉纖而長，名五銖者耶？」曰：「然，翁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此吾媿姪女也。渠父母皆陝人，流寓於皖，亦富家翁，其居即在敝村之南，大樹千章裹竹樓者是也。某年月日，為雷雨攝去，安知為君夫人耶！」

翌日，引佟見郝翁媪，一家沸騰，歡笑狂喜。翁媪急欲見女，遂由淮駕海舶，親送東牀，運資返登。一帆風順，不日抵飛來村，骨肉相聚，如夢寐，如隔世也，悲喜可知。遺奩具又極豐備，並厚酬孝廉，與之聯譜系。居半年，欲攜婿家同之皖，女曰：「不可，兒不忘村人德。」遂出千金，厚酬村之貧乏者。女僅生子一，因體羸多疾，為夫置妾媵，生子女若林立。郝夫人性惟鍾愛女，環西苑，築甥館同居焉。阡陌雲連，樓閣華偉，不啻世家。至諸子成立，游庠序，女年甫四□有五，猶妍麗若天人。一夕，夢偉丈夫荷雙龍來，內皆紗帽累累，舉而遍掛，屋角幾滿，尾更有纓帽銜寶石掛孔翠者亦夥。丈夫掛訖，故俯瞰籠內，嘖嘖稱有餘，戲掀擲過西牆，笑曰：「便宜他。」寐告佟，知子孫必多有科甲顯宦者。後果驗。然時方明季，不識纓帽是何威儀。至盛朝，佟姓世居魯，仍簪纓拾青紫，所以有寶頂翠羽帽也。至拋擲牆外者，蓋婿家均貴，亦不減外家。此桃源令孫夢麟所云。

慎儂氏曰：彼美人兮，天涯海角，而氤氳簿上，早訂婚姻，鬼神無奈何，始幻此縮地法耳。當不負死友，臨奠數言，實諸天菩薩所共聞之，而一齊附淚者也。或另注奇緣，使之得內助，享厚福，亦未可定。嘗聞四川周姓，亦曾有之，與此事同。